



> 履约实践



> 生态家园

在民族文化中
“孕育”千古茶林

每年贺开古树茶春茶开始采摘的季节,总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贺开村委会曼弄新寨村的拉祜族茶农扎师最为忙碌的时候。“芽一叶一抹香,一人一篓采茶忙……2000多棵古树茶由自家人家采摘完成,简单地加工后,再到村里的合作社进行统一销售。”

扎师家的茶园,古茶树与其他乔木共生,和四周郁郁葱葱的林地融为一体,茶树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苔藓,苔藓留住水分长出蕨类,“它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型的生态系统”。2021年,扎师家的古树春茶因品质出众,售出每公斤1000元的价格,为一家人带来丰厚的收入。“美好的生活来自于祖辈世代照料的古茶树林,今天,这份‘财富’交到了我们手上,我们要守护好。”扎师说。

云南古茶居群与世居民族共生、共处了千百年,彼此依存、相互成就,经历了古树茶的生生不息、民族文化的代代传承,形成一个个独特的林茶共生生态系统和一幅幅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环境。

走进古茶山,在满眼绿色的山林之间遇见有着千百年树龄的古茶树,依山而建、伴茶而生的,还有世居在茶林深处的少数民族群落。“这无疑是云南丰富而多样的生态系统里的一部分。”云南茶文化研究者周重林认为,云南古树茶林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悠久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千百年来,它在人类的活动和民族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独一无二的茶园生态系统和环境。

林中有茶、茶中有寨,茶生寨中、茶寨相连,一村一舍、一山一茶,是澜沧江流域人们的生活状态。秋季的景迈山,清晨有云海、午后有阳光,郁郁葱葱的千年万亩古茶林将在雨季到来之前完成秋茶的采摘。随着秋季采摘结束,古茶林也即将进入禁采期。它们将与崇山万林的山草林海一起,吸收阳光、感受雨露、养精蓄锐,等待下一个采摘期的自然到来。“遵从自然、顺应季节,这片古茶林也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守护它,只在该采摘的季节采摘。”普洱市非遗继承人南康恪守着布朗族对古茶林的守护信念。

对于生活在山谷之上、茂林之间的哈尼族来说,他们的日常生活里从来都离不开茶。种茶、制茶、卖茶,茶叶与茶林不仅是自然和生态的馈赠,更是制茶文化代代相传延续的载体。

布朗族腌茶,拉祜族烤茶、傣族晒白茶、基诺族“凉拌”茶……如今,各民族群众依托茶叶延伸出了一系列的产业发展。哈尼族小伙三四是南糯茶山上的哈尼族寨子里深耕哈尼族制茶工艺的其中一个。凭借着这份祖辈相传的制茶技艺,三四会在每年完成将三季的古树茶采摘和加工制作。“这抹茶香是大自然给的,我们要做的是传统制作工艺将其牢牢锁住,以原汁原味的口感将这份集成了山野香甜的茶味带出大山。”三四珍惜这份古老的制茶工艺,更珍惜那片带来美好、富足和希望的茶林。

本报记者 龙彦



深入无量山 探秘长臂猿

本报记者 刘宣彤

西黑冠长臂猿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评估为极度濒危物种,在全球的总数大约有1200只至1500只,主要栖息于半湿润常绿阔叶林和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中,绝大部分分布在云南省无量山、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由于这两个保护区在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境内均有分布,该县也因此成为西黑冠长臂猿的主要分布地区。

据第二次种群调查数据显示,在景东县境内分布着89群500余只西黑冠长臂猿,其中有3群生活在无量山大寨子监测站附近,已经习惯了人类的跟踪监测,习惯称为第4群、第5群、第6群。在保护区里,有一群常年与西黑冠长臂猿“打交道”的人,追踪西黑冠长臂猿的行踪,监测它们的行为习性,只为更好保护它们。

“追猿人”:从无迹可寻到习惯化

凌晨5点,循着猿啼声远眺,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东管护局大寨子监测站监测员熊有富终于见到了西黑冠长臂猿在林间觅食,打闹嬉戏、穿梭嘶鸣,远处的西黑冠长臂猿就是山林间跃动的精灵。此时,熊有富已经在山间泥泞的小路穿行了2个多小时。忽然他停下了脚步,根据经验判断,树下可能会有新鲜的西黑冠长臂猿粪便。熊有富掏出早已备好的试管,熟练地戴起乳胶手套,用镊子小心夹取,将粪便放入试管中封好。轻摇试管,粪便很快与试管中的溶液充分混合,仔细查看有无漏液后再小心装

入包内。

“我观察的是第6群西黑冠长臂猿,开始追踪的前两个月基本都见不到它们的踪影,直到第三个月,我才远远看到一只,它迅速抓起一把树上的果子就马上溜走,到了四五个月的时候,我们便逐渐摸索出了它们的行动路线。”熊有富回忆起早期追踪的场景历历在目。“监测也是危险的,由于山上没有路,只能靠自己摸索前行,跌倒是常事。我们在山上还遇到过黑熊,最多的还是蛇,去年我被一条竹叶青咬伤,足足在家躺了一个月。”

1986年出生的刘业勇是本地人,

从小听着猿啼声长大,但真正了解西黑冠长臂猿是在2001年。当时,云南哀牢山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东管理局正在开展西黑冠长臂猿的调查保护行动,刘业勇积极报名,成为了一名正式的“追猿人”。他每天听着猿啼声起床,然后循着声音走进密林,跟踪并观察记录它们。一开始,西黑冠长臂猿十分警惕,根本不容他靠近。但经过长时间“相处”,西黑冠长臂猿们慢慢“接纳”了他,到后来,一些长臂猿还荡着树藤从他头顶飞过,有时还会在树上与他对视,做出一些“顽皮”的动作。

科研团队:研究是为了更好地保护

2002年开始,景东管护局与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在无量山大寨子合作开展西黑冠长臂猿的生态行为监测研究工作,围绕这3群长臂猿开展基础监测工作。近年来,随着中山大学的加入,开展西黑冠长臂猿行为生态学研究的队伍日益壮大。

通过监测结果显示,西黑冠长臂猿一般以3只至8只左右为家庭群单位,晨昏活动频繁,很少下地,喜欢在茂盛的树冠上栖息,有固定的活动范围、活动路线,家域领地意识强。

“近几年,我们通过采集西黑冠长臂猿粪便进行个体识别,结合野外观

察数据,可以做到父权鉴定。雌性西黑冠长臂猿大概每隔4年产下一仔,刚出生的幼猿是淡黄色,一段时间后黄色逐渐加深,到1岁左右毛色变为黑色,在接近成年时,雌性毛色又逐渐变成黄色,仅在头部和腹部保留部分黑色,雄性则保持黑色。”在景东县大寨子监测站进行科研项目的中山大学博士生蓝丽英介绍。

在繁殖方面,西黑冠长臂猿群体内会出现个体替代现象。青年猿到性成熟时会迁出家庭,或者原来的成年雄性被群内的亚成年或群外的成年雄性替代,群内的成年雌性同样会被替代,在成年

雄性被替代的群内还可能会发生“雄性杀婴”现象,以减少雌性哺育幼崽时间,加速建立自己的“王国”。

“通过监测观察,我们发现西黑冠长臂猿喜食杨梅、樱桃、崖爬藤等花叶和果类食物,当遇到季节性食源减少时,也会取食鸟蛋、昆虫、霜背大鼯鼠等食物补充能量。景东县无量山是高海拔、高纬度、相对寒冷地区,食物较为匮乏。通过长期监测和对比研究,我们发现这里的西黑冠长臂猿食用叶类食物占比较多。这是否会对种群产生影响,我们目前还在研究当中。”蓝丽英说。

管护局:多措并举常态化保护

2010年以来,为有效解决西黑冠长臂猿季节性食源减少问题,云南无量山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东管护局(以下简称管护局)在无量山大寨子片区开展了西黑冠长臂猿食源植物的采种及育苗工作。管护局通过新造林和人工促进自然更新等方式,以乔木和藤本植物搭配种植,优化无量山大寨子片区森林植被。“一方面我们要保护好它原有的栖息地不被破坏,另一方面我们要在破碎化的栖息地上种植一些像旱冬瓜、水东哥、西南桦、七叶崖爬藤、樱桃、杨梅等西黑冠长臂猿比较喜食的食物。”管护局工作人员刘国庆说。

2020年6月,管护局工作人员在整理安放在野外的红外相机时,发现红外

相机拍摄到了西黑冠长臂猿在树下活动的珍贵视频。视频中,一只棕黄色的长臂猿妈妈怀抱一只小长臂猿坐在地上,并不时与它右侧一只黑色的长臂猿嬉戏,在它们旁边,两只同样黑色的长臂猿在树林里来回跳跃。据管护局工作人员介绍,这是他们首次拍到西黑冠长臂猿到树下活动的珍贵画面,这也充分展现了在管护局的保护下,西黑冠长臂猿逐渐相信人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为更好地保护西黑冠长臂猿,管护局十分支持科研团队开展工作。“为保护科研团队在野外的安全,管护局赶在今雨季来临之前,在不破坏生态的情况下,在我们常走的路线上挖出一条十几厘米宽的‘山路’可供落脚,水流湍急的地方也架起了铁链桥。希望我们能通过科研把无量山哀牢山更好地保护起来。”蓝丽英说。

“虽然第三次无量山长臂猿种群数量调查结果还没有公布,但我能看出,自保护区成立以来,西黑冠长臂猿的总体数量是有所增加的,这也为我们继续保护监测提供了信心。”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东管护局大寨子监测站站长赵贤坤表示。

据了解,管护局将持续加强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把大寨子食源植物配套项目成果逐步推广和辐射到其他地方,恢复片森林间的植被,为长臂猿保护、科研工作打下坚实基础,进一步加强社会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 人物故事

野生鸟类摄影师张炜——

通过影像保护自然

“我要拍的是自然状态下的鸟类,我也时刻提醒自己,拿起相机,是为了用影像保护自然。”在8月举行的第九届大理国际影会“大地艺术”展上,20幅鸟类摄影作品令人叹为观止。这些作品全出自65岁的野生鸟类摄影师张炜之手。他在大理拍鸟十余年,越过大山、攀过险峰,一直致力于“用影像保护自然”。

张炜从2009年开始寻找一种名为“黑颈长尾雉”的鸟,这是大理白族自治州已知留鸟中唯一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老百姓叫它火炭鸡,也叫竹节花。每到一个地方,张炜总是第一时间拿出照片向当地老百姓询问,终于在2015年打听到黑颈长尾雉的踪迹。

2015年的一个傍晚,在苍山西坡的漾濞彝族自治县苍山西镇瓜拉村村民的指引下,早早踩好点位的张炜悄悄隐藏在一棵大树后的窝棚里,等候着前来溪水边喝水的黑颈长尾雉。两个多小时后,一只雄鸟带着两只雌鸟从远处慢慢走来,“由于我估计距离不准确,它们没有走到我镜头对准的点位,刚好差了1米的距离。只要走出一步拿手机就能拍下珍贵画面,但由于不想惊动它们,我就此错过了。此后,我每天早晚都来蹲守,整整20天,却再也没有见到它们的踪影。”张炜感到十分惋惜。直到2016年,他终于又在苍山西镇马鹿塘村再次听到黑颈长尾雉的消息。满心雀跃赶去后,张炜

终于拍得一张正在孵鸟期离窝采食的雌鸟。

从起初只认得麻雀、燕子,到后来不断通过网络、书籍、询问专家等方式认识了越来越多的鸟类,张炜说:“以前我为着兴趣娱乐拍照,后来因为单纯喜爱鸟儿拍照,再后来是带着对动物保护的理念和对自然、对生命的敬畏去拍照。”

2018年8月,张炜出版发行了《我们生活在大理——大理野生鸟类》一书,书中收录了在大理境内拍摄到的626种野生鸟类精美图片1710幅,其中486种是个人拍摄。该书为大理的鸟类多样性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宝贵资料。书籍出版后,张炜还送给了大理多所学校,并不时到山区学校给孩子们讲鸟类保护知识。

在户外拍野生鸟类,我时刻提醒自己,拿起相机,是为了用影像保护自然,如果相机用得不当,那就是对它们的迫害。”在拍鸟的路上,张炜曾经把4只散落在地上的华西柳莺一一拾到老鸟最容易找到的位置,老鸟似乎感念到了他的善意,对躺在5米外拍摄的他毫不忌惮,自在地给雏鸟们喂食;在苍山花甸坝,张炜曾用50元钱让村民放生笼子里的环颈雉鸡,一只血雉以“摆拍”的姿势回报给他,让他获得了2010年中国国家地理“飞羽瞬间”摄影大赛肖像奖银奖……在拍鸟道路上,张炜始终保持初心,用行动义务宣传“护鸟”。

本报记者 秦蒙琳



黑颈长尾雉(雉)

> 资讯

开远市挂牌保护32株古树名木

本报讯(记者 李树芬 通讯员 詹大发 李雪琼)近日,开远市启动第一批乡镇古树名木挂牌保护工作,为32株古树发放“身份证”。

在乐白道街道楷甸村委会九条龙村,记者看到两棵古树上已挂上了“身份证”,证上有古树的统一编号、树名、树龄,还可以用手机扫描二维码,查看古树的“个体资料”。年近七旬的王如龙是九条龙村的护林员,他说从记事起,这两棵古树就已经是参天大树了,村里也没人说得清它们到底有多少岁。直到最近古树挂牌,村民们才知道一棵是有140年树龄的清香木,另一棵是300年树龄的尖叶木樨榄。

据了解,开远于今年2月至6月组织完成了第一批乡镇古树名木的调查、登记、认定和挂牌保护工作,截至目前,已为32株古树挂牌,其中,树龄300岁至499岁的二级古树3株;树龄100岁至299岁



的三级古树29株,包含红豆树、尖叶木樨榄、榉树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下一步,开远市林草局将继续对全市乡镇古树名木做全面规范的调查登记,实施挂牌保护,明确管护主体,落实管护措施,使每一株古树都能得到有效保护。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蜂猴首次人工促进繁育获得成功

本报讯(记者 管毓树 通讯员 杨国平 朱边勇 思治春)记者近日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中心主任卢靖告诉记者,该中心目前共收容蜂猴93只,是全国收容蜂猴数量最多的单位。2020年,该中心组建研究团队并与四川农业大学合作,以现有收容救护的蜂猴种质资源为基础,开展蜂猴进行DNA测序、肠道微生物检测、放归前监测试验、人工养殖条件下的食性研究以及形态学测量等一系列研究。同时,该中心独立实施人工养殖条件下繁育研究,并于今年8月成功实现了蜂猴人工促进繁育。

“实施蜂猴人工促进繁育试验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全新的挑战,经过了无数次观察记录和研讨、试验,终于获得了成功,这对今后开展蜂猴研究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德宏州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中心主任卢靖告诉记者,该中心目前共收容蜂猴93只,是全国收容蜂猴数量最多的单位。2020年,该中心组建研究团队并与四川农业大学合作,以现有收容救护的蜂猴种质资源为基础,开展蜂猴进行DNA测序、肠道微生物检测、放归前监测试验、人工养殖条件下的食性研究以及形态学测量等一系列研究。同时,该中心独立实施人工养殖条件下繁育研究,并于今年8月成功实现了蜂猴人工促进繁育。